

在台北，我于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之间小巷老街，那里的街名使我感到亲切——温州街、金华街、青田街、泰顺街、丽水街、云和街、永康街、龙泉街，全是我老家浙南的县市命名的。那一带在日本统治时期是日籍学者、教授聚居区，在浓荫下建造了一幢幢日式别墅。光复之后，台湾硕彦鸿儒便成为这些日式别墅的新主人，其中有经济学家李国鼎、“一代草圣”于右任、摄影家台静农等等。云和街11号的日式别墅，在1952年成为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英语系主任梁实秋

### 三访梁实秋台北故居

叶永烈

在我面前的是一幢整修一新的日式别墅。管理员郑先生打开了大门，热情地接待我。一走进去，我便闻到一股木头的清香。郑先生告诉我，修复时大部分的木料是采用原物料，刨去了旧皮，重新使用，其中有的是桧木，所以很香。这座木结构别墅，建于1933年。这些木料经过70多年不朽不烂，足见当时用料是相当考究的。

我第三次来到那里，是应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系主任梁孙杰教授之邀，出席梁实秋故居开幕式。那天大门洞开，人来人往，相当热闹。前院右侧，有一支3人乐队在演奏。电视台记者早已架好摄像机。来宾大都西装革履。其中有白发、白眉的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教授，有黑衣黑裤的梁实秋次女梁文蔷，年近八旬的她带着家人专程从美国西雅图赶来。我过去曾多次采访梁实秋在北京的长女梁文茜，这次是头一回见到梁文蔷。

在热烈的掌声中，梁文蔷说，她与父母在这幢房子里一起住了7年。1958年，她赴美留学，从此定居美国西雅图。令人欣慰的是，院内当年由母亲

### 地衣

欧天长

我有个习惯就是到饭店里喜欢点自己没有吃过的菜品，有一次就餐，点菜时发现菜单里有一道菜叫地衣炒鸡蛋。问服务员地衣到底是什么东西，服务员可能刚来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等菜炒好端上来后，看到它的真面目，我才恍然大悟，这不是我们安徽老家俗称的地大皮嘛。也不知道摆在面前的地大皮是人工培植的还是野生的，拿着筷子夹上一大口，放在嘴巴里吧唧一嚼，有点糯也有点粉，还有一丁点儿的泥腥味。虽然很多年没有吃过它了，但我依稀记得它的味道，和我儿时吃的地大皮简直是一个味道，没有变，一点儿都没有变。

在我的记忆里，地大皮这种东西在农村是比较常见的，它一般生长在野外人迹罕至的田埂上，当然，也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只有春夏两季的雨后才有。

在这个季节的雨后，我总和姐姐一个人拿着一个小篮子，赤着脚吧嗒吧嗒地到野地里寻地大皮。在人很少走的田埂上，远远地就会看到一蓬蓬深褐色的地大皮长在野草茎下，一阵微风吹过，草茎低下头，你就会惊喜地发现原来地大皮是成片成片的，几乎长满了整条田埂。我们不知道它们是怎么长出来的，是不是像稻谷、小麦一样需要种子，如果它需要种子，又是谁来播种的呢？我们无心来探究这样的答案，迫不及待要采摘它们了。其实地大皮采起来也很方便，只需拉着它的根部轻轻地一拽，它就离开了草茎到了手上，没有一会儿工夫，我和姐姐每个人便采了满满的一篮子。回到家里，把它交给母亲。她像变魔术似的做成了一道道让我们馋涎欲滴的菜肴，如地大皮炒鸡蛋、地大皮炒韭菜、地大皮青菜汤。

就在前几天，在电话里我随口问起母亲地大皮现在乡下还有吗？母亲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农村人生活条件好了，早不吃这个东西了，现在即使想吃，它也没有了，可能跟现在农村过度地使用化肥农药有关系吧！

挂掉电话，我陷入了沉思。我真不知道我该对农村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是高兴还是悲哀，或是兼而有之。突然间，我好像又想明白了：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总是以一些东西的消失灭绝为代价，这是我们处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无奈现实。



亲手植的面包树仍在，且郁郁葱葱、亭亭如盖。那时父亲常与家人、朋友坐在树下，消暑、闲谈。在母亲故后，“我父亲给我的信里有一段话：你妈妈手植的面包树，我真舍不得，我对着它发呆、心里酸酸的。”

梁实秋故居开幕式毕，我随众多来宾一起前往台湾师范大学出席梁实秋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的论文题目是《一位大陆作家眼中的梁实秋》。在研讨会上，余光中教授作了主旨演讲。当年余光中是梁实秋的学生，跟梁实秋有过许多交往。余光中的谈吐跟梁实秋一样幽默，所以听他的讲话是一种艺术享受。

会议主持人担心83岁的余光中站着讲话太累，给他准备了沙发，他却说讲台很矮，坐着讲看不见坐在后排的听众，只有站着讲才有“坡度”，所以在一个多小时的讲座中，他一直手持话筒，站在那里讲话。

余光中说，梁实秋是学者、翻译家、作家。他做学生时多次到云和街梁实秋家中拜访。跟梁实秋谈话，常常需要“提防”，因为梁实秋的话往往“半真半假”，你要有“识别能力”。比如余光中的演讲，常常引发哄堂大笑。



如余光中要去美国留学，向梁实秋请教应该注意些什么？梁实秋答道，到美国，不必认真读书，玩玩就好了，见识见识世界。你我都不是教书的料子。余光中说，喜欢开玩笑的梁实秋有时候就这样“反着讲”，你可不能当真。其实梁实秋在台湾师范大学教学非常认真也非常辛苦，半点都不敢马虎。

余光中说，梁实秋却又以敢于讲真话著称。在抗战期间，梁实秋在重庆受到蒋介石接见，握手并问候：“你好！”梁实秋却回答说，“不大好！”蒋介石便问，为什么“不大好”？梁实秋说，“平价米中砂子太多！”蒋介石听了之后，马上找粮食局长训斥了一顿，要求立即改进。

余光中说，梁实秋是个美食家，他的《雅舍谈吃》就写了他品味各种美食的体会。到了台湾之后，梁实秋“有点发福，腰围可观”，据说他总买不到够长的腰带。有一次，“他索性走进中华路一家皮箱店，买下一只大皮箱，抽出皮带，系在腰间”。

余光中的演讲，常常引发哄堂大笑。

登高(剪纸)

彭敏敏

菜场里有个人见人乐的卖菜老汉。不知他哪来的本事，占据了这马路菜场中最好的位置：两条小街夹角处，一个有桌面有顶棚的摊位。无论从哪个方向过来，都得经过他面前。此菜摊也确有与众不同之处——总是围满了人。不像其他摊位，多闻吆喝，少见顾客。

我有点好奇，为啥总归是伊起蓬头？经过观察，发现了几点：一、他的菜品相居中上之间，而价格却相当于平价菜店；二、他有菜价牌明码标价，不用开口一目了然；三、此老汉头脑手脚均快，菜放上电子秤，不用重打价格，就报出几元几角。凭这一点，我也成了围在此摊前的常客之一。

渐渐地，我发现菜摊的经营诀窍不止于此，老汉说学逗唱的本事更是招徕顾客的独家法宝。葱多时节，他往装好菜的马甲袋里塞把葱，嘴也不闲着，一派菜花甜妈范儿：“送你葱——，送你——葱——”破锣嗓逗得大妈大婶们一阵哄笑，叫他去冲击“达人秀”。

那天我买山药，只扫到一眼“400”克，他已应声报出“2元4角”还装好了袋。我这边还木兮兮地“400克——”，他抢着回答：“8两，三八二十四。不用怀疑鄙人，鄙人小学里是数学课代表。”说得我噗嗤一声笑出来，他那个年代念小学有没有课代表还难说呢。

前几天，他的菜价牌玩花样：“花菜2.30元，韭菜2.80元，笋1.20元……”一位大妈称了4支笋，“15元。”大妈说：“你牌子上不是写着1.20元

今日灯谜

胡文明

影片目录

(字一)

昨日谜面:活往肚子里咽

(食品)

谜底:云吞(注:云,说)

你记得在哪里丢失的，回头去找，八成找到。楼上的衣服被风吹了下来，被人挂在铁门上。谁家的小狗跑丢了，在居委会的橱窗里就会出现招领启事，按照留的地址就可领回了自己心爱的宠物。如果有谁把东西遗忘在电梯里，不用着急。第二天，电梯里就会有一张留言条告诉你这东西在几楼几室。

生活在这里的流浪猫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家，十几个花的、白的、黑的猫，一听到张阿姨的脚步声，就像听到亲人的呼唤，呼啦啦地围上来，亲热地喵喵叫。一只花猫过马路被车撞了，肚子上巴掌一块皮没了，血淋淋的。张阿姨心疼得直掉泪，拿了膏药给它抹了半个月。发生在这里行善的故事太多，尽管很小，但彰显了社会风尚人文素质。英以善小而不为，所有的大善都是一点点的小善积累起来的。有了善就有了爱；有了爱，就有了美；有了美，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这是一个文明城市的细节，文明城市是尊重与互爱并存的，越是文明的城市，行善的细节越具体感人。

争执不下  
戴继斌



学生时母亲经常叮嘱我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用意是让我好好珍惜春天的大好时光，用心读书。只是我并没有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而浪费了许多好光景。直到工作以后我才渐渐领悟到了母亲当初的一番苦心，也颇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受。

春日里读书是很惬意的享受。无论是阳光温馨，空气清新的阳台，还是春风轻抚，万物复苏的户外都是读书的好地方。我家的阳台不算大，也没有刻意的封闭装潢，图的就是好头顶蓝天融入自然，直接沐浴新鲜空气和温暖阳光。阳台上虽没有名贵花木和精美摆设，但一盆芦荟，一株牵牛和几枝文竹倒也葱郁茁壮。春日里忙完家里的琐事，泡一壶春茶，坐在简陋而清爽敞亮

的阳台上，披着融融的阳光，一本好书在手，一天的日子就这样平静而充实地过去了。

不过，我还是喜欢在春光明媚又静谧的野外读书。只要稍有时间，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因为野外的春色总让人有股盎然的兴奋和情怀与灵感相融的舒畅，似乎唯有读书才是春日里最美的风景。而且这样的风景又总是那么充满诗意和浪漫，让人不得不起元代隐士翁森的诗来：“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如何？绿满窗前草不除。”由此看来，翁森

## 春日读书

刘向东

最快乐的莫过于春日读书了。否则，也不会触景生情为后人留下如此美妙的诗来。

我以为，在野外读书不仅仅是感受草木葳蕤鸟语花香的自然气息，更重要的是返璞归真的心灵放牧和恬静深入的思考。于是，我常常会在依依的柳枝下，或静静的春水边，或青青的草坪上，让和煦的春风梳理心绪，让自然的纯真陶冶心灵，让书卷的芳香熏染心境。而这样的心境绝非是虚无缥缈的美丽梦幻和憧憬，而是对美好自然的真切感触和对书中先人智慧的冷静思索。试想，当你置身于春暖花开万象更新的野外，面对盎然的景色，你也许会因陶醉于春色而逍遥不已；当你

吗？我付1元5角。”老汉奚落起大妈来：“噢哟，老妹妹，才刚惊蛰，有1.20元的笋吃吗？清明都吃不着这个价！”大妈不让步：“不是你牌价上写的吗？”“哎，明摆的事，不会把小数点那个位啊？”看他死活都有理的腔调，我忍不住帮大妈腔：“你这个数学课代表不作兴白相阿拉这些数学不及格的噢！”摊头上爆发一阵欢快的笑声。

还有一次，我路过菜摊，听见老汉有点一反常态地大声嚷嚷：“不要剥了，再剥我打110！”我凑上前去八卦，原来是个牵小狗的女人把菜上的外壳全剥了，只剩下白嫩嫩的肉芯。我和他打趣：“打110？搞搞大是吗？”他指着那些茭白和地上的壳，气得像只鼓肚的青蛙：“你看呀，滑雪衫、羊毛衫脱了，还脱棉毛衫，像什么样！我送她去公安局！”这一说，笑得我腰都直不起来了。

过年那阵，老汉的摊位空了好些日子，待他重出江湖时，早过了正月半。大妈大婶们唧唧喳喳地数落他：过年过昏啦？！不想卖菜啦？！他嬉皮笑脸满嘴跑调：“各位想我啦？粉丝不少，没想到我还是个师奶杀手呢！”

还真别说，单纯的快乐是没有卑微与显赫之分的。

## 软脚跟

福华

当上海人对事情没有把握和信心，或怕别人会抓住自己致命的弱点时，常会说自己“脚跟发软”；有趣的是，美国人在表达此类意思时也采用一个与脚跟有关的短语：the heel of Achilles(阿基里斯的脚跟)。

阿基里斯是荷马所作的伟大史诗Iliad(伊利亚特)中一位神勇无比的英雄，据说在他出生时，他的母亲海上女神西蒂斯曾将他带到Styx(史狄斯)神河浸过神水，使他浑身刀枪不入。但由于他母亲是倒提着他的脚跟将他放在水中，因此他的脚跟没有经过神水的浸洗，相比他身体上其他刀枪不入的部位，脚跟是唯一薄弱之处。后来在特洛伊之战中，他被巴里斯一箭射中脚跟，命丧沙场。随着史诗的广泛流传，人们使用“阿基里斯的脚跟”来比喻致命的弱点。

## 城市细节

吕爱军

我是大华邮政支局的邮递员，经常在服务区内走街串巷，常常被小区居民善意的细节打动。在那一排排置放在路边的垃圾箱盖上，经常会放着一些可用的东西。比如，一双童鞋，那是一个主人的孩子长大了，鞋子还是半新的，扔掉可惜。主人就把它放在垃圾箱盖上，给拾荒的穷人，或从乡下来的保洁工带回家去给自己的孩子穿；比如一件旧衣服，一把旧雨伞或一些还可以再利用的纸箱或饮料瓶，这些东西，他们一般不会扔进垃圾箱，而是放在箱盖上，表示还可以再用。

如果你住在这样的小区，丢了东西不要紧，只要你记得在哪里丢失的，回头去找，八成找到。楼上的衣服被风吹了下来，被人挂在铁门上。谁家的小狗跑丢了，在居委会的橱窗里就会出现招领启事，按照留的地址就可领回了自己心爱的宠物。如果有谁把东西遗忘在电梯里，不用着急。第二天，电梯里就会有一张留言条告诉你这东西在几楼几室。



读书累了，以书掩面舒坦地躺在幽香柔軟的草地上享受阳光和回味书中的情景或哲理时，你也许会有很多的遐想和感叹。但不管怎样，人的生命有长有短，由不得自己去左右，更无法抗拒生理衰老和死亡的自然规律，但心灵之春却可以自己把握，这就需要像春天的万物汲取阳光雨露一样去多读书，读好书，用先人的哲理和智慧来滋养和升华心灵。倘如此，就能在任何环境下保持淡雅的心境、纯净的心灵、超然的睿智和坚定的信仰，以至真正达到庄子的“乘万物以游心”之意境。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春日正是读书的好季节，也是书写人生文章的好时光。与其让尘世繁杂干扰和等待生命的衰老，还不如静下心来多读些好书呢。